

灯下杂论

庞际昌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序

这里选编的90篇论说性文字，是我从事新闻广播工作30年中利用业余时间陆续写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近10多年来的作品。这些年，我独居北京，当编辑，主要是当记者，工作之余，在宿舍床头、灯下，思考所遇到的各种各样问题，引出一些杂感，随手成篇，先后发表在内部刊物或公开发行的报刊上。职业的性质决定，所谈论的问题，内容广泛而杂多。现选编成册，故名曰：《灯下杂论》。

这90篇文章大体分为6个部分：一、写作杂谈；二、记者修养；三、编播随感；四、新闻专论；五、品评探讨；六、社会杂感。

我说“大体分为”，是因为有些文章内容交叉，很难截然划分；大体分一分类，是为了读者看起来可能更方便一些。

这些文章发表于不同时期，各时期的背景不同，遇到的问题不同，因此作品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有感而发，为时而作”，故所论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性和针对性。这次选编成册，又通读、核校一遍，为了保持文章发表时的原貌，除个别篇章的个别地方略加补正、修改外，基本上没有改动。我以为，应尊重历史，历史应真实。

有人说，记者是“社会活动家”、“杂家”。我这个记者则远远够不上什么“家”。解放前我是个蹬三轮车的童工，北京解放初期参加革命工作，后来有机会读完大学新闻系，走上了新闻战线。由于职业需要，我走南闯北，接触各界人物，深入多色彩的生活，因而才有了内容杂多的议论。当初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一没有什么计划，二更没想到出书，所以谈不上什么“学术体系”，无非是想对所遇到的问题说说自己的看法和感想而已。也许正因为如此吧，这些内容杂多的文字，大都紧联着实际，贴近着生活，自觉无意故作文章，空发议论，因此这些文字不仅对新闻工作者有些实际参考作用，而且对非新闻工作者了解新闻工作内情、思考社会问题，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倘能如愿，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

笔者水平所限，所发议论难免纰漏、失当，衷心希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庞际昌
1991年11月10日

目 录

序 (1)

第一部分 写作杂谈

道以文著，文以道生.....	(3)
努力提高报道质量.....	(8)
提倡风格多样化.....	(12)
珍爱者必非常物.....	(16)
言止而意不尽者佳.....	(20)
“写得精粹些”.....	(23)
从改诗的笑话说开去.....	(26)
文之所尚在于当.....	(31)
精心写作新闻导语.....	(34)
浅说起笔和收笔.....	(39)
新闻的概括叙述和细节描写.....	(42)
“绘色”杂说.....	(46)
推敲·音响·广播记者.....	(50)
为听而写.....	(53)

口语化随想	(57)
广播里莫“闹鬼”	(61)
经济报道浅见	(64)
人物新闻——新闻中的人物	(69)
深度报道三议	(74)
写作忌浮泛，评论求精当	(80)
(附四篇讨论文章)	(85)

第二部分 记者修养

记者职业道德初探	(103)
注意“笔下之德”	(107)
新闻敏感浅说	(109)
新闻与法制	(115)
采访杂议	(119)
画龙·画马·观察	(123)
记者积累杂议	(127)
艺海钩沉散笔	(131)
艺海钩沉散笔(续篇)	(137)
重新学习说“深入”	(144)

第三部分 编播随感

编稿“十要”和“十不要”	(153)
品“足”论“头”	(156)
全台一盘棋，增强竞争力	(159)

录音报道，胡不归兮？	(162)
收听杂议三则	(165)
收听杂议二则	(170)
要精心编排，适合于听	(174)
对“新闻提要”谈点看法	(176)
从一条消息的遭遇说起	(178)
新闻报道力求清楚明白	(180)

第四部分 新闻专论

试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闻广播	(185)
新闻广播功能作用刍议	(195)
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203)
新闻改革断想	(208)
从抓“快”字入手	(214)
坚持正确方向，继续新闻改革	(218)
关于“新闻自由”的三点思考	(225)
“客观报道”质疑	(232)
突出主旋律，发挥多功能	(238)
谈谈录音报道的真实性问题	(247)

第五部分 品评探讨

突出地提出新问题	(257)
改革内容突出，时代气息浓厚	(267)
《以新闻价值论优劣》质疑	(273)

(附：《以新闻价值论优劣》)	(276)
新闻价值与科学性	(279)
(附：《怎样正确评价消息的新闻价值》)	(286)
《现场口头报道三题》三疑	(291)
(附：《现场口头报道三题》)	(296)
原则问题确实含糊不得	(302)
(附：《思想一致才能政治一致》)	(307)
《青年厂长兰登华》听感录	(309)
杂谈报纸上的《科学小品》	(313)
《同心曲》——沟通心灵之桥	(318)
献给青少年的珍贵礼品	(322)

第六部分 社会杂感

群体的志气	(329)
从彼得尔希加想起的	(331)
春如琢	(333)
谈“气”	(335)
“安能蹀躞垂羽翼”	(337)
牛的精神	(339)
一点启示	(341)
继往开来	(343)
变“当局者迷”为“当局者清”	(346)
又忘又不忘	(348)
胸怀革命志气	(350)
“腹蹲杀子”的启示	(352)

有感于“〇”	(354)
位尊不移公仆心	(357)
卡玛罢宴和“编号餐厅”	(359)
从赵充国的奏章想到的	(361)
“副”姓随感	(364)
雅以为美	(366)
“丈夫贵兼济”	(368)
谈谈会风	(371)
迎春趣谈春联	(373)
“将就”与“讲究”	(375)
(附：《“讲究”与“将就”》)	(377)
“照顾房”——“风气论”	(379)
“心里有人”赞	(381)
评论电视剧，繁荣电视剧	(383)
正确的思考与选择	(387)
相同照片何其多	(390)
不要搞一窝蜂	(392)
嘘叫者的对面	(394)
(附《遥远的嘘声》)	(396)
从何玉蓉的演出说起	(399)
干到老，学到老（代跋）	(402)

第一部分

写作杂谈

道以文著，文以道生

——夜读随想

夜翻古书，见元代郝经说：“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这确是经验之谈。有了思想观点，没有适当的形式去表现，怎么传播？光有漂亮的形式，没有精辟的见解，文章更不能成立。联想采编工作，颇有所感。

我们有些稿件未写成功，查其原因，无非失之于二：一曰“道”（思想内容），二曰“文”（写作技巧）。有的稿件缺乏深刻独到的见解，内容虚浮，没有新意，尽管辞藻华丽，文句优美，恐怕也难入选；还有的稿件，主题挺好，立意别致，思想也新，但表现技巧差劲，往往也无法“抢救”。因此，研究研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看来仍有必要。

一、“文以识为主”

我国古代许多知名作家，都主张写诗作文应以“立意”为主，“诗言志”，“文以载道”，“述志为本”等，都是讲的这个意思。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每

读书史，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他从切身经历中得来的体会。清代文人刘熙载在《文概》中讲得更清楚明白，“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做文章应该以正确的观点、独到的见解为根本；倘若选题立意，没有真知灼见，没有充实的内容，就击不中要害，切不中时弊。因此，文章的思想内容要比写作技巧重要得多。能够流传久远的文章，大都以卓越独到的见解而取胜的。

我们在实践中也常有这样的感觉：有些稿件，初看上去，文辞华丽，结构完整，似乎可以；但细一推敲，便觉内容肤浅，主题虚浮，似曾相识，表现手法越花哨越显平庸。这大约就是忽视了“文以识为主”，没有把“立意”放在第一位的缘故。编辑遇到这类稿件，就比较“伤脑筋”。另一类稿件，内容较新，材料丰富而且典型，但是枝蔓繁多，结构杂乱，文词拖沓；这种“有真货”的稿子，比那种内容贫乏、言之无物的稿子要好办得多，经过删繁就简，去芜留菁，调整结构，有可能成为一篇较好的成品。可见，古人所说的“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是很有些道理的，“文非道不生”嘛。

二、“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强调“文以识为主”，写文章要把思想内容放在首位，并非不要讲求写作技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没有好的表现形式，再好的思想内容也表达不出来。从一篇稿件来说，“以识为主”，“立意”当然是根本的，表现技巧是次

要的；然而，当着“认题立意”之后，主题已经确定，思想已经明确，如何运用巧妙的表现形式来表达就成了关键。从每个作者来说，情况就更复杂，一般来讲，政治观点、思想见解应是根本的，主要的，写作技巧是次要的；然而，倘若有的作者文字表现能力很差，有了深刻见解而表达不出，或表达出来不能打动人，那么努力提高写作技巧就显得重要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不可颠倒了内容与形式、思想与技巧的主次关系。我们不可把“文”与“道”割裂开来，片面理解，机械地强调。既要明白“文非道不生”的道理，也不要忘记“道非文不著”的一面。在这些方面，历代文人也有过不少论述。

宋代文人周敦颐指出：“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看，周敦颐就很重视表现技巧。思想见解不借助完美的表现技巧不能传播。文章写得完美，有情趣，才能使人爱听、爱看，进而才能“爱而传焉”。清代的袁枚，在《虞东先生文集序》中，把“文”与“道”的关系结合得更紧了。他认为，“……无形者道也，形于言谓之文；既已谓之文矣，必使天下人矜尚悦绎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听而思卧，则文不足以明道，而适足以蔽道。”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内容的，两者应该是一致的，高超的表现手法，有助于“明道”，使思想内容放出异彩；倘若“言之不工”，非但不能“明道”，甚至还要“蔽道”。可见，表现技巧是不能忽视的。

但是，提倡学习研究写作技巧，还要反对“为技巧而技巧”；学习研究技巧的目的，是为了让表现形式为思想内容服务。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

曾经发过感慨：“……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犹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种感慨是击中要害的，为文若想以华而不实的辞藻、形式取胜，只能是“荣华”一时，“好音”一阵，不会有生命力的。因此欧阳修认为，那种“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清代的章学诚还讲过一个比喻：“文辞，犹舟车也。志识，其乘者也……东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义者，可以以我为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这个比喻，形象、贴切。写文章始终应该是形式为内容服务，作到“以我用文”，若违背了这一原则，过分追求技巧，弄到“以文役我”的地步，就难免犯形式主义的毛病。这种倾向，在今天也是值得警惕的。

三、“道与文俱至”

思想和技巧，内容和形式，既是主从关系，也是辩证关系。精辟的见解要求高超的技巧来表现，完美的形式又往往使深刻的思想更加生辉。一般来说，一个作者写作技巧的娴熟，大多是同其思想的成熟一起到来的，作家思想水准的提高，往往也推动其写作技巧的自如。很难设想，一个思想颓废的人却能写出光辉作品来。

我们在采写活动中，也常有这样的感受：进入采访，就开始了构思，如果写作技巧过硬，往往有助于提问，把采访引向深入，使我们的认识深化；同样，在写作中，如果对材料认识深刻，见解独到，观点明确，那么就有助于我们驾驭

技巧，安排结构，取舍素材，遣词调句等，自如地作到从主题思想的需要出发。思想和技巧是相辅相成的。卓越的技巧是表达思想的手段，深刻的思想是统率技巧的主将。只有两者有机地结合，内容和形式统一，文章才能脍炙人口。

对于这两者的关系，历代著名作家也有过精采的阐述。唐代杜牧指出：“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凤，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文章有了好的主题，还要写得有气势，讲究“辞采章句”，“以意为主”，几方面有机结合，协调一致，文章才能生动、精粹、深刻，达到“无不如意”。这里的关键是思想内容，有了独到见解，才能“辞愈朴而文愈高”；没有深刻的思想，则是“辞愈华而文愈鄙”。这对于我们不是初学写作的人来说，如何在“立意”上多下些苦功，还是很有启发的。明代的方孝孺在《张彦辉文集序》中也说：“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难为也。呜乎，道与文俱至者，其惟圣贤乎。”可见，“道与文俱至”，是不易的，非下苦功，难能作到。他还进一步指出：“师其道而求于文者，善学文者也。袭其辞而忘其道者，不足与论也。”方孝孺也不赞成“为技巧而技巧”，那种抛开内容而去因袭别人的辞句，单纯追求形式的作法，是“不足与论”的。这些看法，很有见地，值得参考。

夜读偶记，有些理解不一定准确，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原载中央电台《记者通讯》1981年第8期）

努力提高报道质量

——读诗随想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唐人金昌绪虽然一生只留下《春怨》这一首诗，但是人们仍把他列入诗人的名册。据说，清代乾隆皇帝写的《乾隆御制诗》，共有5集450卷之多，然而很少有人称他是诗人。可见，诗贵精而好，忌多而滥。古人论诗，把诗比作酒，认为“与其鲁酒千钟，不若云安一盏”，也颇看重质量。

从读诗想到，我们的新闻报道，是不是也需要把提高质量放在重要位置，努力为人民酿造出“云安千盏”，少来点“鲁酒千钟”？

如何提高报道质量？从各站来稿情况看，有两点粗浅想法，提出来和大家商讨。

第一，认真学习，深入实际，吃透两头。新闻报道，政策是灵魂，情况是基础。许多记者认为，只有吃透两头，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才有可能写出高质量的报道来。这是经验之谈。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是我们新闻工作者活动的指针。一篇报道的成败，最根本的是看其反映的政策

思想、政治观点是否正确，是否把握住了当时的形势特点和时机。有些来稿抓不着新情况，提不出新问题，光抓“芝麻”，抓不着“西瓜”，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上头吃得不透，对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深。什么重要，什么次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往往把握不住。这就是所谓“政治敏感性”不强。反映在报道上，往往是旗帜不鲜明，主题不突出，该说的没有写上，不需要说的没完没了。这就说明，我们对党的方针政策缺乏深入研究，没有全面理解精神实质。在采访中，如果我们的头脑不是十分清醒，就往往识别不出哪些是带全局性的问题，哪些是局部性的问题，区分不清重要事实和次要事实，即便遇到重大主题也“不识货”，结果只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瞎猫碰死耗子”。这样就很难写出事关全局、群众普遍关心、体现方向的、高质量的新闻报道来。要进一步提高报道质量，关键在于浓厚我们学习和研究的空气。如果我们尚未养成天天听新闻广播和看报纸的习惯，也不善于经常分析形势，研究问题，满足于“你要什么，我搞什么”；如果我们听广播，看报纸，只是为了“追气候”、“赶浪头”，写起稿来“照葫芦画瓢”，“借用”人家几句“时髦的话”。那么，提高报道质量怕是很难，只好搞“鲁酒千钟”了。

光吃透上头还不够，还要吃透下头。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是我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工作，是新闻记者的一项重要基本功。不少记者同志谈体会时认为，要提高报道质量，就要对实际工作进行深入细致、扎实的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大量的实际情况，懂得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最好能做到手中有一批典型情况。掌握了大